

· 思路与方法学 ·

猜测-反驳方法与中西医结合研究的探讨

黑龙江中医学院 袁 钟

黑龙江中医研究院 姜明煤

猜测-反驳方法为当代西方著名哲学家卡尔·波普尔所建立,反映了他批判理性主义的哲学,对西方哲学的发展及西方社会政治理论产生过很大影响,也为自然科学的研究提供了新的方法。波普尔认为,一切科学理论,本质上都是暂时的,试探性的,易错的。因此,最重要的问题在于我们怎么才能希望发现和消除错误^①,并由此建立了关于科学发现的猜测-反驳方法论。中西医结合研究的主要对象之一是传统的中医理论,同一切科学理论一样,它本质上也是暂时的,试探性的,易错的。不仅如此,由于它还带有明显的自然哲学色彩,因而具有较大的猜测性,更需要研究者去发现和消除错误。所以,在中西医结合的研究中,应该高度重视猜测-反驳方法的运用。

一、发现问题是认识的开始

波普尔十分重视理性和批判性的科学精神,强调从已有的科学理论中发现问题,并以此作为认识的开始。他认为,认识不是从知觉与观察或者搜集资料与事实开始的,而是从各种问题开始的^②。科学知识的增长,时时刻刻都离不开问题,问题是推动科学探索的原动力。因此,要重视和学会发现问题。波普尔的这种思想受爱因斯坦思想和方法的影响。1919年5月29日,英国派考察队在非洲观察日全食,测得恒星光线在行经太阳附近时的确发生偏转,其数值同爱因斯坦所预言的基本一致。这表明牛顿的引力是错误的,而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是更精确的理论。之所以如此,正是爱因斯坦重视从原有理论中发现问题的结果。这使波普尔认识到,任何科学理论,不管受过多少严格的检验,都可以发现问题,都可以被证伪。由于历史的原因,中医理论并没有经受过象牛顿引力理论那样的科学检验,在应用现代科学知识和技术进行研究时,更应当从发现问题开始。遗憾的是,在目前中西医结合研究中医理论中,通常并不是从发现问题开始,而是从那些“公认”或自认没有问题的地方入手,只求获得证实。无论此方法的形成是来自主观或客观的什么影响,仅就科学方法而言,它具有一定的局限性。我们的目的是发展中医理论,不去发现它的问题,只能导致我们的研究很难有突破性进展。

中西医结合研究中的上述方法是基于这样一种思

想:中医理论经受了几千年来临床实践的检验,证实的不是许多问题而是许多合理的因素。这些合理的因素还没有得到科学的解释,需要中西医结合研究来加以完成。首先,这种思想并不是从发展中医理论出发的,研究的结果只是又一次地重复说明,不具有发展的意义。此外,中医理论的实质是什么?它与临床经验究竟是什么关系?如果留心一下古希腊罗马医学的史实,也许会使人顿悟。当然,现在不会有人去证实“四体液”和“三灵魂”说,而重视继承和发扬希波克拉底、盖伦等的实践经验。由此,中西医结合研究是从中医基础理论入手还是从临床经验入手,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退一步讲,不考虑这个问题,我们只从中医理论入手研究(事实上不少人多年从事此类研究),结果怎样?人们通常认为,这种研究可以在三个方面起促进作用:促进中医理论的发展;促进现代医学理论的发展;促进一种新的理论产生。然而,结果并非如此。以对中医肾阳虚理论的现代研究为例,我们可以发现这种研究往往事与愿违。倘若我们认为人体中X、Y、Z等物质“反映”肾阳虚的实质,这具有发展的意义吗?有人认为,这无非是更进一步证明了中医肾阳虚理论的正确性,所以更应继续坚持旧的理论。在教学和写文章时,这样的研究结果可以作为坚持旧理论的佐证,但它绝不可能代替原来的理论。显然,这种研究一开始就建立在维持原有理论的基础上,其结果只能是为维持原有理论找到进一步的证据。所以,它无法促进中医理论的发展。相反,也许会导致其更加停滞不前。那么,对现代医学的影响如何?实际上相当微弱。X、Y、Z等物质是现代医学研究中已发现的物质,用已知的物质及运动变化和联系来证明中医肾阳虚理论,这与现代医学理论的发展联系不上。当我们用X、Y、Z等物质来“说明”肾阳虚理论时,这些物质及运动变化和联系已经阴阳五行化了,即具有自然哲学的色彩。我们知道,现代医学正是摆脱了自然哲学的束缚才逐渐形成的,这种没给自然哲学留下任何余地的医学理论体系是无法接纳阴阳五行化的研究成果的。尽管它以X、Y、Z等物质的形式出现。试想,如果我们今天将地震学已知的地震原因分为“阴迫”和“阳蒸”,这对现代地震学又有

什么意义?因此,这种研究也无法促进现代医学理论的发展。最后,它会不会促进一种新理论产生?上述论述实际上已回答了这个问题。由于它最初就是为了进一步解释原来的肾阳虚理论,原理论本质上没有发展,故无从产生新理论。可见,这种研究不具有促进原理论发展的作用。

要发展原有的理论,就得首先从原有理论中发现问题,并以此作为研究的起点。中医理论和现代医学理论都存在许多尚未发现的问题,都可以通过中西医结合的研究去发现和解决,从而促进两者的发展。例如,我们可以首先分析中医肾阳虚理论有哪些不足,并寻找解决的办法,然后通过科学实验和实践,使之更加完善。另外,解决现代医学理论中的问题有多种途径,其中,从中医宝贵的知识中获得借鉴就是一个重要途径。德国科学家冯·贝林曾带着如何预防疾病的问题了解中国传统医学,在中医以毒攻毒思想的启发下,他用染有破伤风动物的血浆接种在动物体内,预防破伤风病的发作,从而开创了毒素学与抗毒素学⁽³⁾。说明借助中医知识解决现代医学问题有明显的促进作用。应注意的是,首先要发现问题,无论是中医或现代医学,不发现问题就寸步难行。

二、反驳是通向结论高度逼真的途径

卡尔·波普尔认为,消除错误在科学探索的逻辑中是关键性的一环。所谓消除错误,就是用经验对已提出的猜测性理论进行批判性的检验。而检验的根本手段就是反驳。对理论的所有真正的检验是证伪它,或反驳它。他认为,人的科学知识的增长,实际上是不不断与错误作斗争的结果。努力揭露认识上的错误,并予以排除,才能使认识得到发展。这种提倡自以为非的科学态度,可以说是对既成知识僵化倾向的一种有力拒绝。特别是他提出了逼真性概念,认为人们的认识通过不断地排除错误,可以越来越向真理接近,越有逼真性。中医理论具有较明显的猜测性,对其进行中西医结合研究要重视猜测-反驳方法的应用。况且中西医结合的研究目前已广泛存在提高质量的问题,即应增强研究结论的逼真性,因而这种重视更要加以强调。

一位接触过大量中西医结合研究论文的同志发现:目前从收审的稿件看……治法简明,疗效确切,具有可重复性,便于普及推广者较少⁽⁴⁾。卫生部有关领导不仅发现类似的问题,并认识到这是科学方法学方面的问题,目前不少单位也在应用一些现代化的科技方法来探索祖国医学宝库的一些精华,但在建立新技术的方法学时不够严谨,这样会使人联想到由此

得出的推理和结论是否科学⁽⁵⁾。人们常讲研究中医要去伪存真,但很少有人真正通过去伪而存真,而是直接去存真,结果就难免真伪并存。存真就得去伪,去伪就得反驳。

众所周知,对猜测性认识的研究,首先是确定它的是与非,这可以通过两种途径来完成。例如,研究对象A,大量的实践认为它是肯定的,研究者可以基于肯定之说进行研究。值得注意的是,他主观上是希望得到肯定的结论,研究中掺入了主观倾向。如果这种倾向又受到外力的作用,如肯定之说是大多数人所持有的传统看法,不能轻易怀疑。这就形成一种无形的外力,大大增强已有的主观倾向,从而推动研究者去寻找那种很难说是主观的还是客观的肯定结论。倘若实际结论是否定的,就必然引起与传统认识的极大冲突,在后者异常强大的情况下,尽管研究者内心想从事实出发,但又担心这种研究结论不会被承认,并引来诸多不便。于是,他可能放弃本来的结论。更有甚者,设法将否定的结论转为肯定的结论,从而争取获得他人的一致认可。科学在此时已成为鲁迅所说的“济私助焰之具”。当然,这只是极个别的现象,我们应从方法学上消除可能产生这种事情的因素。假若一开始就对研究对象A持否定态度,说明研究者已有了冒风险的准备,而所谓“外力”没有起到不良作用,却逼着他采用更严谨的方法进行研究,因为他的研究结果将受到持传统看法的大多数人的严格检验。重要的是,研究者主观上想得到否定的结论,倘若结论却是肯定的,他没否定了,主观因素没有起作用,这样的肯定结论具有高度的“逼真性”。比较首先持肯定态度的研究者来讲,持否定态度的研究者更容易获得可靠的肯定结论。由此可见,猜测-反驳方法贵在帮助研究者消除主观因素,尤其是在对传统猜测性理论进行“去伪存真”的研究中。主观因素是科学研究中的障碍,也是中西医结合研究质量提高的阻力,长期以来难以消除。正确应用猜测-反驳方法,将有效地克服主观因素,提高研究质量。

诚然,猜测-反驳方法并不是中西医结合研究中万能的方法,但就提高研究质量,克服目前广泛存在的弊端而言,不失为一种十分有效的好方法。况且,这种方法至今尚未引起广泛重视,所以应当大力提倡。有人认为,要应用现代科学技术,就必须强调建立严谨的符合科学研究要求的方法学⁽⁶⁾。这是针对中西医结合研究提出的真知灼见。猜测-反驳方法在中西医结合研究中的运用,必然会为建立严谨的符合科学研究要求的方法学打下良好的基础。

参 考 文 献

1. 梁 英. 科学哲学的新探索 中国青年报 1987年3月8日, 第3版.
2. 卡尔·波普尔. 社会科学的逻辑. 社会学和社会心理学杂志 (科隆) 1962; 2:234.

3. 李澄之. 诺贝尔医学奖金获得者传略. 第1版. 北京: 科学普及出版社, 1981:1.
4. 陈士奎. 写好中西医结合医学论著的刍议. 中西医结合杂志 1985; 5(1):56.
5. 陈敏章. 充分利用现代科学技术开展研究. 中西医结合杂志 1985; 5(1):12.

鸦胆子油液结合化疗治疗老年人恶性肿瘤20例

辽宁省肿瘤医院 李凤春 李艺华 孙秀梅 傅维良*

我院自1985年12月~1988年5月, 使用鸦胆子油口服乳液, 伍用化疗治疗恶性肿瘤患者20例, 疗效满意, 报告如下.

临床资料 本组共42例, 均系我院住院的老年恶性肿瘤患者. 入院后随机抽样分组, 治疗组20例, 其中男17例, 女3例; 胃癌11例, 肺癌5例, 食道癌1例, 直肠癌1例, 结肠癌2例. 对照组22例, 其中男16例, 女6例; 胃癌12例, 贲门癌1例, 肺癌7例, 直肠癌1例, 结肠癌1例. 经病理组织学确诊全部为腺癌. 临床分期, 按照1978年全国胃癌协作方案及1975年上海市肺癌协作组判定的标准. 其中, 治疗组: I期5例, II期4例, IV期11例. 对照组: I期1例, II期2例, III期8例, IV期11例. 来院就诊时大部分为中晚期患者, 临床诊断I、II期的均为术后患者. 两组病种中临床分期相差无几, 有可比性.

治疗方法 治疗组: 口服鸦胆子油乳液60ml, 30天为1疗程, 同时伍用MFV方案化疗. 长春新碱(V) 1mg, 每周1次静脉注射; 丝裂霉素(M) 4mg, 每周1次静脉注射; 5-氟脲嘧啶 500mg (F), 每周2次静脉滴注. 连用4~6周为1疗程, 间隔2~3个月, 继续第2疗程. 对照组仅用MFV方案治疗.

结 果 疗效判定, 按照1978年常州实体瘤通用指标判定, 分为完全缓解(CR)、部分缓解(PR)、稳定(S)、恶化(P). 结果: 治疗组20例中, CR 2例, PR 9例, S 5例, P 4例; 对照组22例中, PR 4例, S 12例, P 6例. 两组缓解率差异明显 (治疗组55%, 对照组18%). 全部患者以消化道肿瘤占多数 (两组均为15例), 其中治疗组: CR占6%, PR占54%, S占27%, P占13%, 缓解率为60%; 对照组: PR占26%, S占60%, P占14%, 缓解率为26%. 治疗后体重: 治疗组增加者9例 (平均增加2kg), 减少者5例 (平均减

少1kg), 无变化6例. 对照组: 增加者3例 (平均增加2kg), 减少者13例 (平均减少2kg), 无变化6例. 末梢血像检查, 白细胞 $<5 \times 10^9/L$ 者, 治疗组: 治疗前4例, 占20%; 治疗后5例, 占25% ($P>0.05$), 差异无显著性意义. 对照组: 治疗前4例, 占18%; 治疗后11例, 占50% ($P<0.05$), 差异有显著性意义.

讨 论 晚期恶性实体瘤的患者多数失去了手术机会, 单纯化疗也很难收到令人满意的疗效. 我们采用鸦胆子油口服乳液结合化疗法, 治疗老年人恶性肿瘤患者, 对照观察42例. 观察结果, 有效者 (CR+PR) 治疗组共11例, 占55%; 对照组共4例, 占18%. 治疗组明显高于对照组. 特别是对于消化系统恶性肿瘤患者的治疗, 能使病情改善, 或在一定时期内使症状得到缓解. 文献报告: 鸦胆子与癌细胞接触后, 可致癌细胞新陈代谢障碍, 致使癌细胞发生退化性改变, 最终导致癌细胞的坏死脱落. 动物实验证实: 经过鸦胆子治疗的肿瘤坏死灶中有淋巴细胞及分叶核中性粒细胞浸润, 吞噬细胞吞噬癌细胞的碎片, 提示鸦胆子有增强免疫作用. 我们在治疗中发现鸦胆子油能增强免疫功能, 并有直接杀灭癌细胞的作用. 据资料所述: 鸦胆子对骨髓抑制作用不明显, 可使末梢血细胞水平保持不变. 我们观察, 治疗组20例中有轻度升高白细胞、血红蛋白及血小板作用, 使化疗得以顺利进行, 这和文献报道一致. 全部患者用药后食欲有一定的增加, 并有不同程度的体重增加.

通 知

中国中西医结合研究会儿科专业委员会, 定于1989年9月上旬, 在北京召开全国中西医结合儿童保健、营养及各种疾病防治研讨会, 同时举办为期1周的讲习班. 讲习班招生事项: 学费100元, 发给结业证书; 报名费10元, 截止到8月10日 (参加者退还报名费); 报名地点: 北京(100700)北新仓18号中西医结合研究会办公室; 会议时间、地点另行通知.